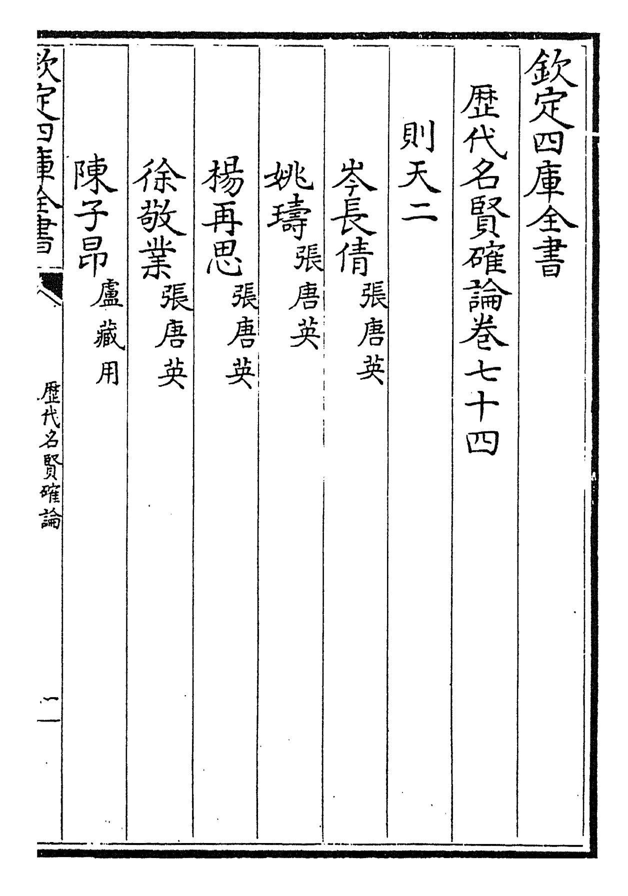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四

則天二

岑長倩 張唐英

姚璹 張唐英

楊再思 張唐英

徐敬業 張唐英

陳子昂 盧藏用

劉知幾 張唐英

中宗

中宗韋后 范祖禹 孫之翰

韋月將告武三思逆亂中宗流之 范祖禹

睿宗

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天

后之福 范祖禹

太平公主 石守道

追立劉竇二后祔寃葬東都 范祖禹

景雲年 孫之翰

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仍決軍國大務 孫之翰

岑長倩

張唐英論曰長倩垂拱中為文昌右相則天革命甚懼長倩上疏請改皇嗣姓武以為周室儲貳則天悅而從之及張嘉福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長倩與格輔元堅不從乃言曰皇嗣已在東宮不可

更立承嗣由是大忤諸武下獄被誅而議者謂長倩不忠於唐誅之宜矣且則天之時唐室枝葉子弟及朝廷舊臣誅戮殆盡長倩懼皇嗣亦為諸武譖被殺乃請改姓武上以順則天之意下以全皇嗣之命豈謂不忠於唐耶使則天既死皇嗣即位握天下之柄豈肯不復姓李而姓武乎若以長倩不忠則當順從而立承嗣足以免誅豈得復執皇嗣已在東宫不可復立承嗣乎以此原其情則長倩之心乃陳平順吕

后之心也兹可與言幾微之事焉惜乎人不明其心也

姚璹

張唐英論曰舊史狄仁傑王方慶姚璹同傳且仁傑有再造唐室之功方慶嘗諫則天曰陛下之子尚在廬陵臣之子何惜遠官姚璹乃唐之賊臣則天之佞臣也何得與狄王同傳哉且則天之時天下非無忠義之士欲復唐祚但以酷吏盈朝羅織成獄故忠義

之士不能發耳璹既不能奮發忠節自可持節保身何至於桂林長史凡嶺外山川草木有武字者皆進為祥瑞符合國姓則天悅之召為平章事乃附三思督作天樞以紀周德及明堂災則天避殿璹乃以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焚盛德彌永且明堂布政之宫而武氏不稽古制徇意徑造上帝監戒火而燼之而璹乃遠引周漢為比又非經義且周室之災由禮崩樂壞之所致建章之火由窮奢極侈之所召

豈卜世盛德之事乎又令宰臣親撰時政紀以送史館失史臣直筆之法皆璹姦佞所為也昔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以一言為相見咍外夷璹何人也亦執國政哉求其璹侶乃洛水進赤心石者可與同等豈可汙狄王二公之傳哉

楊再思

張唐英論曰姚璹不可與狄公同傳既已明矣而楊再思復與王杜同傳可乎且王及善有大臣之體杜

景佺有宰相之器朱少連不附權要李懐遠能守簡素皆有一節可述而再思姿性邪巧不畏不義舞髙麗以悦同休喻蓮華以媚昌宗鞫王同皎而不明其枉紲戴令言而憾其有諷附宗楚客而貶魏元忠偷合冒寵不顧廉恥自始至末無一可稱附於張昌宗傳可也而使同李杜諸公是盜跖與夷齊聯鑣斯髙與伊臯並轡豈非黒白相混哉自古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若小人得與君子同等則愚恐君子之道愈

剝而不振矣

徐敬業

張唐英論曰嘗觀高祖太宗之時天下將相大臣合謀畢智經營締結其勤至矣一武氏奪而有之天下惴惴莫有異議獨徐敬業區區不量發憤舉兵以興復中宗為名議者必以焦僥之步而企夸父之跡要離之弱而追扛鼎之勢多見其不自知也然若使敬業從薛璋之計直据東都因人心之思唐則復中宗

之位易如反掌惜乎不知苟且非英雄之事淺近非
丈夫之為謀大志小卒無成功終就誅戮然觀自古
有志於功名之士成則衆美歸之若使訓注石搯甘
露之事成則其功亦赫然可稱今敬業既不幸而敗
後世不復稱其忠愚恐後世之士不復有為舊君致
命爾故予嘗以敬業比翟義云

陳子昂

盧藏用曰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删詩

書述易道而作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也孔子没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人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葢顯頽逶迤陵頽流靡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

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騁騁方

將搏扶揺而凌泰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禁鶩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

張唐英曰學者議子昂作大周受命神鳳頌乃詭悦武氏而不忠於唐始亦嗤鄙其文後因數四紬繹其旨則知子昂之頌乃諷諫武后而保佑中宗之微旨也其揚雄劇秦美新之亞乎何以名之子昂表云先

有唐基以啟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王已來未嘗有也此言自古未嘗有婦人革命之事又欲武氏不改唐室舊物乃不顯諫之義也又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陛下受天之符為人聖母皇帝仁孝肅恭神明可以纂武承業以承武氏而有天下謂不可傳於武氏子孫此子昂之微旨也孰謂諂悅武氏而為之哉昔子雲美新室柳開辨之而世之人方知子雲之心今辨子昂亦開之意然則賢者立言必俟後世

之智者噫士君子仕於亂世以此微文而全身遠害可也然而子雲之美新子昂之頌周不為之愈於為之也若遇不知言者則直佞人爾

劉知幾子餗附

張唐英論曰劉知幾著史通二十卷徐堅曰居此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因求其書而觀之則知劉子之用心亦勤矣馳騁古今發摘歷代史氏之失雖班馬壽曄皆為其輕重茲可尚矣至外篇惑經有未諭者

十二條始亦竊疑孔子於春秋有所疏畧乃取春秋而審詳之則劉子乃好辯而不知春秋之㫖不識聖人之心也劉子云齊鄭楚國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而正卿迓不討賊冢嫡藥不親嘗而被以惡名播諸來葉且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戮其所未諭者一也謂昭公元年圍弑其君郟敖而書曰楚子麇卒哀公七年鄭子駟弑其君僖公而書曰鄭伯髡頑卒哀公七年齊人弑其君僖公而書

曰齊侯陽生卒且彼三國雖弑其君而皆以疾赴告故魯史因其赴告以為實而書之於策及孔子修春秋若其事有可以為襃貶之法者則因其文而筆削以寄王法如無足示法則因其策書傳疑傳信之文實書其事故他國以弑君告者則書曰弑君他國以疾告者則書曰卒皆赴告策書之舊文也及授與丘明作傳則俾徧觀諸國簡牘實書其事備其本末以成其文至於盾不討賊止不嘗藥而以弑君父之罪

加之者葢孔子之志也若為正卿而不討賊是君之
雝可得而觀望也若為冡子而不嘗藥則父之疾不
在乎服勤就養也故書盾之弑以教天下人臣之為
忠書止之弑以教天下人子之為孝所謂原情而定
罪因罪以誅意故曰吾志在春秋彼親弑君父雖不
書於經而傳能備載其事其罪逆不在言而可知矣
豈可謂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則凝脂顯
戮哉以此知劉子徒好辯而不知春秋之㫖矣其他

事以類推之聖人之志皆顯然明白故不復辯學者當自求之無惑劉子之異説可也　又曰劉知幾又論太史公左丘明荀子班固於春秋有虛美者五此乃劉子議天地之不大笑日月之不明多見其不知量也其五美固不足與論其是非然尤可罪者謂汲冢書與魯史符同獲君曰止誅臣曰刺執我行人殺其大夫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孔子謂修者但用其成事就加雕飾仍書

而已有何力哉噫劉子之罪過於楊墨也且聖人達則王道行於天下禹湯文武是也聖人否則王道隱於春秋孔子是也今劉氏取信於汲冢竹書瑣語而謂孔子何力於春秋何誣聖人之甚也夫孔子之於春秋有不合於王道者則定法於一字以褒貶之如其策書成文書所為法則因而直書葢聖人之志也而劉子謂筆則筆削則削皆為虛言何狂悖之甚也汲冢等書所載葢戰國之時好學者愛其語句乃録

於竹簡以便記覽若今之抄集子史雅言之類後因其死乃藏於墓中至晉太康中其書始出而摯虞束晳荀顗干寶杜預之徒不知是當時好學者所記録竹簡之辭反謂春秋已前舊有此文遂使劉子惑之以聖人何力於春秋以此論之則劉子之罪過於楊墨遠矣茍不闗而歸坦塗愚恐學者徑馳於淫說矣

又曰知幾之子餗著六說其叙詩書禮樂春秋周易之意捨其短取其長其間十有五六然其說云帝

王既殁王者每五百歳乃更姓商武周文當其會也周五百歳而王者不作仲尼生焉仲尼無位其道見之文字今去此時眇出千載五百之數何其曠歟次言其累世種文德云云而已作六說之意覬鍊之言謂孔子之後千餘歳而無其人謂已可以當之乃作六說噫是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蓋不量已之甚也且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非衒其文辭以誇後世矣皆以示萬古之

教而敍乃自孔氏章至考亂凡八十九章皆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撰其名目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鬭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此前代周公之勺吉甫之雅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前代國風之流且孔子之書斷自唐虞終於秦誓詩始關雎終於商頌皆有所藴以垂世立教不知敍之書始於孔子終於考亂詩始於房中終於談容娘何所取哉茍以孔氏

比堯典則孔子無位不可比堯也若以考亂比秦誓則蜀劉備之事不可比穆公也若以房中樂比關雎則彼非類周召二公聖賢之事也以譚容娘比商頌則彼非祭祀所歌之曲也不知餗之意何所法而為之哉昔揚雄以亞聖之才著太玄法言而班固尚比吳楚僭號而餗之學曾未及揚雄十之一而自專其能以孔子之後千載而無人已可以當之而妄為著述其罪又過於其父爾所謂惑而乘騬馬狂而操干

將者乎蓋不自知其狂惑爾

中宗韋后　安樂公主附

范祖禹論燕欽融言皇后宗楚客等危宗社楚客矯詔撲殺之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怏不

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孫之翰論韋后安樂公主弒帝曰中宗真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流離艱若洎乎復辟又使韋后安樂公主用事殞身於二婦人之手宜乎

韋月將告武三思逆亂中宗流之

范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暗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范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為女冠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

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

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

親若其可為則先王為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

至於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

可為後世法也

太平公主

石守道曰中宗在位韋庶人安樂公主用事忠良屏

失讒邪並用刑賞僭濫賄賂公行庶政盡隳彝倫攸

褻宮闈恣醜穢之行朝廷扇朋比之風宗社𮦀危海內咨怨睿宗時為相王目擊其事常扼腕嗟嘆不勝竊憤及乎身履帝位親握萬機則宜刷疵滌瑕洗穢濯垢沐浴中外咸使潔清緝熙謨猷皆有條理而乃不戒覆車復蹈危轍專縱太平公主恣横以亂朝政遂使海内失望君子息心苟非繼之以聖主唐祚或去矣臣嘗謂中宗睿宗為庸主良以此也

追立劉竇二后招魂葬東都

范祖禹曰人之死也䰟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埋藏體魄也若䰟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䰟氣不可得藏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為之陵墓不亦虛乎

景雲年

孫之翰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

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得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仍決軍國大務

孫之翰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方多難上象示變自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此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然為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惡致姦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

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五至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舒秀岐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五

玄宗一

以宰相張說兼節度使巡邊　范祖禹

渤海王武藝毋弟門藝來奔武藝請罪之上詐報云已流於嶺南　温公

王毛仲掌監牧馬蕃育至四十三萬匹加開府

范祖禹

帝使王忠嗣攻石堡城忠嗣言不可後助董延光取之不克李林甫因譖忠嗣 范祖禹

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 范祖禹

始置翰林院下至僧道百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范祖禹

尊奉道教 范祖禹　六一　子由

初令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備十哲 溫公

制增太廟為九室 范祖禹

以符瑞相繼乃加聖祖號并諸帝后謚 范祖禹

羣臣上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范祖禹 孫之翰

設五王帳 范祖禹

謚岐王為惠文太子 范祖禹

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為庶人皆賜死 范祖禹 孫之翰

立貴妃 范祖禹 石守道

安禄山　　范祖禹　孫之翰　子由

幸蜀　范祖禹

以宰相張説兼節度使巡邊

范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也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渤海王武藝母弟門藝來奔武藝請罪之上詐報云已

流於嶺南

司馬温公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令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効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可不羞哉

王毛仲掌監牧馬蕃育至四十三萬匹加開府

范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塞

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
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具多
過於二百倍由其在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稍近之中
國則莫非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
時考之未若晉之彊也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
乘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葢置之西戎
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

不感者乎

帝使王忠嗣攻石堡城忠嗣言不可後助董延光取之不克李林甫因譖忠嗣

范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乎既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

范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杼軸之勤勞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明皇暴歛而横費之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始置翰林院下至僧道百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范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豫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

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藝技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乎

尊奉道教

范祖禹論帝夢玄元得其像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人之有夢也葢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

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役志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通之是宜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說且日聞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又論田同秀言玄元錫寶符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

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明之事可謂能補過矣　又論王元翼言玄元授妙寶真符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漢武帝驅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為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清虚以居上則邪謟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又論追尊

玄元皇帝父并皋陶為帝曰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唐祖老子茫昧
荒忽矣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説而
追尊加謚不亦誣乎書曰皋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
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
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周有世次皆
可考也而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
為後世笑也　又論帝謂黄素俄升天空中為䕶樂

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己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明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矣

六一論華陽頌曰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葢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

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

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猶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其可笑也

子由論明皇好無為說而敗曰人主當務好要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為言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與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

國之存亡若越人聞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為也躭樂飲酒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視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斥之而用舍公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明皇任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殆盡貞觀之風俗廢壞無

遺林甫朝夕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國門之內干戈礎鉞未嘗絶而閭閻為神仙鬼怪之説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没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為之説者也可不戒哉

初令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備十哲

司馬温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故黄帝堯舜禹湯

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卻費人曰吾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伐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

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厚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制增太廟為九室

范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

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以符瑞相繼乃加聖祖號并諸帝后謚

范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髙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寳以後增加複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髙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

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亦甚哉

羣臣上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范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始有陳

聖劉太平之號周宣驕恣自稱天元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此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孫之翰亦論加尊號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曰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狥

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制紀綱號令不由於已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所罪且笑也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葢臣下諂諛者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思之言爾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

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則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
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侈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
逸可得明言何必稽古以道其侈心乎豈非不思之
言也

設五王帳

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於太姒故
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
惟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

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益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孽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不出

於利心哉

諡岐王為惠文太子

范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為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為後世法也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賜死立太子忠王附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

佞則天性滅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孫之翰論冊忠王為太子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爾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賢亦不聞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致明皇有是大惡然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

皆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矣何必即位之初
急於立子葢方寵瑛毋用說其意爾然立之歲久中
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
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覲太宗寫真圖
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葢昭成方娠說侍讀
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
爾亦或有結王之意也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
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已

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社稷之重無所失焉何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道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忠言林甫方專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

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廹與不廹忠王無以辨之但國有太子而說為人臣稱諸王之美又不能賛定立太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以逃其過矣

立貴妃 玄宗子壽王妃

范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明皇殺其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絶矣其何以為天

下乎　又論貴妃以襁褓裹禄山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者知其將為戎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掖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歟何其惑之甚也

石守道曰明皇帝承則天中宗睿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垢穢剗絶荒蕪澄滌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紘杜暹等相次為宰相宵分不寐日昃不食潛心堯舜之道側耳忠良之言憂

勤萬機念慮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敢一日畋游苑囿稀行聲色不御汲汲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宮專寵慼成內荒頗隳庶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艷舞眩君之目日月斯久情愛寖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內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兄弟姊妹皆啓厚封骨肉姻親咸登要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寵之牝雞晨鳴威過人主后戚專國勢傾朝廷諸侯輦貨於妃子之宮四

方爭賂於楊氏之宅恩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隳爵賞無序讒邪得進忠良見廢故天寶之政不在於天子而在於楊氏是以中外胥怨人神共憤逌禄山舉兵一唱而東都陷没靈駕播遷倉皇出關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為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人也遷主恩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而天下怨叛豈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已而亡吳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誰謂

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神聖也為一女之惑取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髙祖太宗親履矢石身冒霜露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得之後側席求賢虛心納諫晝視朝政日既不食夜讀經書漏分不寐勞心苦體孜孜焉致海内太平作子孫久長業未嘗敢暫時宴樂未嘗敢一夕荒寧苑囿不游絲竹不御畋獵不數女色不近凡武德貞觀二三十年間四海晏然生人樂業國家之制度備矣禮

樂成矣政化行矣教法修矣以垂於子垂於孫將謂之萬世而無喪亂覆亡之禍也嗚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奪國李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將為丘墟自後韋皇后安樂公主專政擅權朝廷大壞至楊太真之惑亂則海内一揺明皇肅宗四世播遷唐室自此亦衰矣才得十八帝僅三百年國滅家破良由高宗中宗睿宗明皇覆敗祖業嘘嗟歎息痛心疾首撫卷扼腕而泣下不止葢傷其人子傳人社稷不仁

不孝以致於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廟奉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高宗輩惑一婦人溺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海之廣絶萬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戒哉

安禄山

范祖禹論禄山兼領范陽節度而黜陟使席建侯稱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寛皆順旨稱美由是禄山之寵益固曰明皇寵信安禄山故羣臣爭譽其美以封殖

之主心益固雖太子不能間也三人者豈必交利於一藩將而不忠於唐之社稷哉不過諛悦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禄山卒大亂天下人臣阿意順旨其長禍豈細哉

孫之翰論輔璆琳固稱禄山無事曰人主信待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禄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無不從及奏禄山逆狀流涕以言是必

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待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說之不及事矣後之人君信待中官不可不慎

子由論明皇征安祿山之利害曰天寶承平兵不知

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御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倖沮撓其事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實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其狠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彊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人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

天下之重兵選將天下莫能抗明皇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内嬖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振也甚矣祿山教戰其將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中子而以抗代北勁騎此以羊戰狼則明皇於重

兵選卒所不得行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禄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禄山之勢雖渡河而南則覊客也故心動易揺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投之以自藏方禄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髙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與之是時李光弼

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禄山旣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禄山失范陽則必斃於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拒之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而老之而禄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

唐無人也夫

范祖禹論顔真卿杲卿等起兵討禄山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兵起幽薊中原瓦解而杲卿首謀於常山真卿唱義於平原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廵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葢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

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况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幸蜀

范祖禹論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為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廵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于宗廟諭衆而行為備而動則不

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又論上至咸陽日中不得食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為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其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懔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又論老父郭從謹讓上以杜絶直言致亂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六

玄宗二

姚崇　宋璟范祖禹　温公　孫之翰　子由　皮日休

盧懐慎温公　孫之翰

張説范祖禹

源乾曜范祖禹

張九齡唐子西　吕温　孫之翰　東坡

周子諒　范祖禹　柳子厚　張唐英　鄭獬

陸象先　張唐英

姚崇　宋璟

范祖禹論崇奏序進官吏帝仰視屋不顧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又論姚崇對帝刺史縣令不可徧擇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

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矣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

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司馬溫公論辥譙元獻問銘崇表賀日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於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范祖禹論遺辥訥擊契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

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辥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茍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夫

孫之翰論相姚崇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才諒其忠

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藴筞
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任相姚
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
輩讒言交譖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亦荷其信
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
而變紀綱法度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
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
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

良官職無序紀綱大亂以太平暴横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覩時事之弊知其變之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爾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鋭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翼舊勲帝所親待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於說適在疎遠明皇不信親近而信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君知疎遠之臣賢而可任付以大柄推誠待之遂使盡心時政成開元

治平之業後之人君觀其任賢之道得不以為法哉
子由論曰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
變者要之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
大矣唐明皇豪俊之君也而姚崇復以豪俊事之方
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

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而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賕死崇懼遂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之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

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

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建西還之議其意同爾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三者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皆沒玄宗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斁楊國忠而縱安禄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已為悅類崇有以啓之也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范祖禹論宋璟不賞郝靈荃以防黷武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又論宋璟不與楊思勉交言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宋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皮日休曰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之文而有梅花賦

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何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躓然强為是文邪

盧懐愼

司馬温公論懐愼每事推崇時人謂伴食宰相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産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

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禄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娼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懐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泰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孫之翰論懷慎薦宋璟盧從愿且謂上享國既久慮小人乘間以進二君其志之曰太宗嘗賜魏公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葢謂曾窺武帝奢逸之意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盧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曾以奢侈為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諫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

懷禄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禄之迹若覩主微過而不言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若大臣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真懷禄固寵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張說

范祖禹論張說召募壯士代宿衛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葢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

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
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源乾曜

范祖禹論乾曜張説以上生日為千秋節曰太宗不
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
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
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
驕心寖生乾曜説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首以逢迎

之後世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張九齡

唐子西張曲江畫像贊序曰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老為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帥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密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没葢十六年矣明皇在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

度嶺弔祭以舊史驗之良然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剖瓜瓠無毫髪顧惜而誅一禄山如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疎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陵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絶滅敗壞故張垍其壻也而先叛永王其子也而又叛太子起兵至靈武則又叛雖微禄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禄山始明皇嘗歎公没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

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方遷序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曰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也齊王攸言劉淵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於疎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噫先事而言則未信已至而悔則無及前世之敗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

所以見公之像慨然而嗟咨也

呂温張荆州畫賛序曰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之鯁亮臣也開元二十二年𤣥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㲉稍怠推納寖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歴天陛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卻為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

賢倚賴天下仰息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
幽薊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速致戎詐成譏勝聖不能
保褫我公袞置於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
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
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
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
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
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

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而扶之舉為時害動咈上慾曰與讒黨抗行於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欻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沉落光耀者復何言哉贊曰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

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胷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頹摩天而下無喜無慍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儆爾夙夜

孫之翰論九齡乞斬祿山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矣軍國之務至大至衆一人之志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摭疑似之事從而譖毀則人君

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闘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以合所奏禄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衂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禄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止以勇鋭可用今戰而敗衂則勇鋭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

皇以九齡論議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邪譏間又有忌心固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人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君內倚姦臣外養大惡播遷之患歸咎何人

東坡論九齡罷相曰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立隨之捷如

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禄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周子諒

范祖禹論杖周子諒於朝堂以彈牛仙客故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

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焚珠玉錦繡詆神仙禁言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柳子厚曰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乎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

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益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没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云云

張唐英論曰柳宗元有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所公天寶中有諂諛至相位

賢臣放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諂諛為相者誰氏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諂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為宰相張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悦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為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瀼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荆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

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為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依阿取容喑喑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為朝廷之耳目哉夫植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怒長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召爾

鄭獬曰唐孰亂之曰林甫也曰是林甫居其成也然

則其殺周子諒始乎子諒死言也張九齡直其議亦棄焉於此開元之治亂岐矣於時林甫雖相也有正人梗乎中尚闔吻而伺未能奮其爪牙也及死且棄焉則闞然始怒矣直臣噤口而喑去羣邪爭途而公進顧誰為忌憚歟嗚呼禹曰無若丹朱傲吾眎舜不宜及是言也而舜無誅焉則有以發乎衆矣故朱雲逐則張禹進禹進而王氏擅與漢之亂一迹焉吾故曰其殺周子諒始乎

陸象先

張唐英論曰象先為益州長史司馬韋抱真諫以宜行罰象先曰理則可矣何必嚴刑以立威遷河中尹録事白以小吏合杖象先曰此人之情不甚相遠必須行杖須從汝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始為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噫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宓子賤之倫乎兩漢以下循吏殆不及也後世為人上者以仁愛而撫民則世謂之柔懦以教化

而訓俗則世之謂迂闊至有殘其民惟恐其不酷反得幹才之譽撓其民惟恐其不煩反得治劇之名故近年趨進奔競者惟務軋其民以進已之身故天下之民日陷網羅之苦耳不聞仁義禮樂之教目不見寛和恵慈之化謂為治之法自古皆然至有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踵兇襲惡填塞牢獄刑誅殺戮歳千萬數皆由在上者煩撓而致之噫安得國家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又求象先輩百十人

分之四方郡縣導民以德齊民以禮使其有恥且格不煩不撓至簡至易盡成循吏之治而使吾人熈熈哉夫以區區曹參而能守葢公一言以清淨而鎮俗而公卿大夫牧民而不以象先之心為心者真衣冠而刼者乎

歴代名賢確論卷七十六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七

玄宗三

宇文融王鉷 子由 孫之翰 范祖禹

李林甫 范祖禹 孫之翰 張唐英

楊國忠 范祖禹

高力士 范祖禹

宇文融王鉷

蘇子由論宇文融曰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勵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補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開元之初无妄之世也无妄之為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畧其小不正而已葢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利有攸往其三曰无妄之災或繫之

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畬小人之所謂无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畬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无妄也而邑人罹其横故无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戸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羡田逃户命攝

御史令行括實𤣥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唯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百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羡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羣臣爭為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

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餘年無功可紀唯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特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皆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葢類此也

孫之翰論帝用聚斂臣王鉷曰貞觀十年治書侍御

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
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
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貞觀中天子
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
内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
斂固不厚但慮賢才未盡用生民未盡泰意常不足
爾天子務德如是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合也天寶
之初天子厭倦萬幾日恣侈逸内有嬖人擅其寵外

有姦臣道其欲恩賜寖廣用度日增天下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剥生民而後足其欲此所以言利之臣大用於時也故韋堅以漕運寵楊愼矜以聚財進至王鉷任用則歛剥極矣民以戍死遠理舊課詔恩給復廣收脚費怨苦之聲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内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天子為生民之主民乃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國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

賞於人必使内外稱之曰中也施惠於人必使内外稱之曰宜也以是費用豈為私乎今乃恣奢逸廣恩賜使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寵聚斂之臣誅剥天下割肌膚椎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内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

力則奉私欲終乃為賊費也世之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勤於政治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矣明皇倦於政治寵姦巧之臣而天下自亂矣以此論之治亂果繫於時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是

范祖禹論楊國忠告鉷與弟銲通謀反賜死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

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已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已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已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

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効如此可不戒哉

李林甫

范祖禹論以徐嶠奏刑罰幾措賜李林甫牛仙客爵國公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

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孫之翰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獄訟稀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初厲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民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能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

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譏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内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稀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歳姦迹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託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寳之亂乃為惡之効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已功當顧已

之行事何如爾善惡之事未有不効者也

范祖禹論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以寒族吐蕃為將曰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吐蕃為制將則不必聰明聖知之主而後能知其非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行其計以中其欲人君茍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孫之翰論林甫平章事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

人或大臣所薦然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無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歴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能必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内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則其人姦佞可知也假

如惑嬖寵之言不辨其姦佞林甫既相之後能議何政謀何事況不知學術素無行實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有奏請但迎意希旨以取恩寵爾凡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須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旨而然也況本因嬖寵所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之稍明理道者豈不覆慮其事也況明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

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保固邦國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命之以迎意希旨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寖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良善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蕃族武人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兇威則天寶之亂林甫之致

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於已罹播遷之苦於民陷死亡之難後之人君得不深戒

張唐英論林甫置節度曰唐自武德以來其武臣蕃將雖有大功者未嘗委以重權如馮盎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黒齒常令其出於外止居副總管副節度之職其都總管節度大使常擇名臣而委之故自武德至開元已來藩鎮之臣未嘗有叛如張嘉正王晙

張說蕭嵩杜暹皆出為節度入為宰相當時經始之慮亦已深矣何則名藩大鎮有城池之險有甲兵之彊有土地之廣有人民之衆有府庫之實苟非忠孝之臣忽有不軌之志是故文皇帝始立法制而付之名臣以杜禍亂之端至於天寳李林甫以姦詭狡媚因緣重任恣為氛翳蔽虧日月以已本非儒術文行才望而進慮賢者得進而在已之上欲杜中外名臣出將入相之路乃用高仙芝為四鎮節度使封常清

為安西節度使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牛仙客為河西節度使皆專大將之任利其不知文字不知典故而無輔政之望故禄山之叛由專范陽大將之任故敢西嚮欲爭天下此皆由林甫啟之也

楊國忠

范祖禹論國忠誣奏南詔之捷曰管子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

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葢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又論國忠趣哥舒翰進兵攻禄山曰國忠既激禄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舒翰出兵潼闗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於已

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高力士

范祖禹論以力士知内侍省并增宦者除三品將軍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髙出羣臣之表然末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葢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其原一啟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又論明皇寵任力士使省決章奏曰明皇不監石顯

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幾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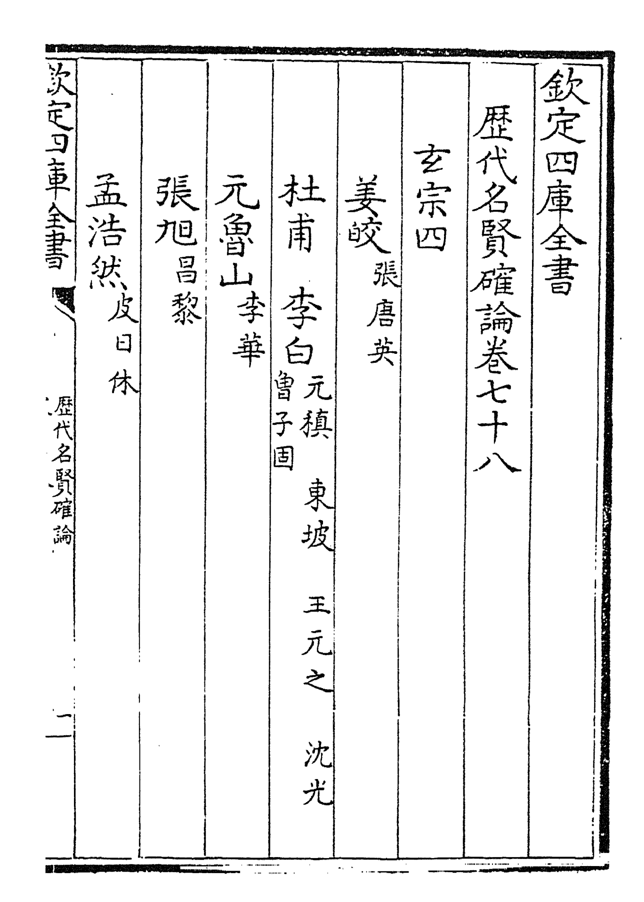
石守道論曰明皇在開元初銳意政治登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等為宰相百度修敕彝倫攸叙而開元三十年躋于太平迨高力士用事引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等在內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居外朝

政蠹損治道剥喪綱紀大壊賄賂公行姦臣得以行其謀天子得以肆其欲忠謇戢舌佞邪成羣賢人道消萬民胥怨安禄山之禍由妃子鼔之於内力士導之於外也噫左右輔弼中外賢才森然滿朝謀劃泉涌不與議論萬幾之政進退四海之士策慮安危謀惟教化乃引此輩立帷幄之内與論議國政叅决機務評品善惡黜陟士類不亦失乎觀夫天寶之亂則可為戒也已

范祖禹論帝語力士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力士因言將相任事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邊事付之將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為賢能巨猾為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林甫時言路塞絶以妄言為實以實言為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禄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葢其君子皆去

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喋默此非其忠義過人葢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八

玄宗四

姜皎 張唐英

杜甫 李白 元稹 東坡 王元之 沈光 曾子固

元魯山 李華

張旭 昌黎

孟浩然 皮日休

姜皎

張唐英論曰明皇寵遇姜皎過厚因縁恩倖為太常卿楚國公復慮天下議其私昵之偏乃虛暴其功於天下以比霍光程溫鄧晨朱祐及宋璟上言慮其太盛非久安之道請抑損之乃放歸田里其後復起為祕書監因漏禁中語張嘉貞希王守一之旨奏決杖一頓配流欽州嗟乎明皇之於皎君臣終始可謂不全也且始昵之則出入卧內與后妃飲宴擊毬鬬雞

呼為姜王當此之時惟慮其壽之不永福之不隆位之不崇又暴其功業謂漢魏已來佐命大功無有其比及間隙一開讒言得入因其漏言卒杖而死之何始終之不一也且既從宋璟之言放之田里宜念光武全南陽故人之道勿復起之可也既起之亦宜保之可也皎亦宜自念非有攻城野戰之功因緣私幸遂忝崇顯如飄風暴雨無終久之勢既歸田里宜不起可也既起則亦宜損之可也君臣既不能審慮俱

失其分及有過失宜念嘗暴其功以比古人但削其官爵放為庶人設有不可宜賜死於家可也柰何鞭笞配流不啻如視犬馬何厚薄之殊哉後世有處華腴受寵遇如皎者亦宜念周易大盈之際必受以謙無謂主恩可恃而譏人難入亦保身全家之道有一不慎則禍來若發機爾

杜甫 李白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

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歴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豫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閎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

後天下之士遺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髙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艶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

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茍以為能無可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横

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東坡曰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矣若夫

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云云

王元之李太白真贊序曰予嘗讀謫仙傳具得其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又嘗讀謫仙文微達其旨頌而諷以救時也僻而奥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而未識謫仙之容可太息矣云云　謫仙之形態秀姿清融融春露曉濯金

埜謫仙之格骨寒氣直冷冷碧江下浸秋石仙眸半瞑醉魄初醒海底驪龍眠濤枕浪仙袂任𩋾霓裳任斜松顛皓鶴宿月棲霞龍竹自擕烏紗不整異貌無疋華姿若生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者也亦既遂願能無述乎且夫畫充國之形頌而美德寫曼倩之質讚以紀功矧我謫仙之文行哉贊曰仙之來兮峨嵋扃曳素衣兮遊紫庭仙之去兮騎長鯨拂霞袖兮歸滄溟雲濤雪波圍蓬瀛是誰仙筆留其形國風

缺壊誰繼聲空有鶴態髙亭亭

東坡曰李太白狂士也又甞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髙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太白使脫靴殿上固曰氣葢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可使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

傑籠罩靡前駘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愚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也吾不可以不辨

沈光曰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彊者靦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爾

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殭者弱之險者曳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噫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者業術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殭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盃觴

沉溺麴糵耳一淫雅目混黒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鋭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研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懐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觴沉溺麴糵是真粱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文之彊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盃

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强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遽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創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壞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曾子固曰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

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盖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

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

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云云

元魯山

李華三賢論曰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之人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

明又求者亦昬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畧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

肅病貶惡大亟奬善大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狥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為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

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録次序纉修以迄於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賔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錬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遍精其貫穿甚於

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絶孤厲不可為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賛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云云

張旭

昌黎論旭草書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

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

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孟浩然

皮日休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典若公輸氏當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澹河

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洗清音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曰休襄陽人既慕其名覩其貌葢思文王則嗜昌歜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

歴代名賢確論卷七十八